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术论文全文数据库 > 文学理论研究

视点下沉与散文的文体自觉

【作者】张永璟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视点下沉，是政治家的视角选择，也是文学家的视角选择。政治家的视点下沉后，民生、民权、民情问题被纳入制度设计的轨道，被纳入议事日程的桌面，“三民”遂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富矿区”；文学家视角下沉后，其作品平添了些许厚重、真切和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藉此，作品吸引了愈来愈多的“眼球”和引发了越来越深入的智性思考。

夏榆的散文创作便是“风景这边独好”的一个横断面。其散文的题材取自以黑色为本色的矿区、矿工；其立意以“白天遇见黑暗”为指归；其谋篇策略基本以传统散文的写作理念为统揽；其表达则以叙述议论为主，间以先锋和荒诞手法，字里行间充盈着恻隐与无奈。题材广泛，但形散神聚；表达灵活，但文情并茂；文风阴冷沉重，但个性极为鲜明。这就是他文体自觉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他的真情为文。夏榆散文之弥足珍贵，就在于此。尽管文艺理论早有训诫，说艺术真实不等同生活真实。我们也不会幼稚地认为，他散文中的“我”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夏榆自身。但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认定，夏榆与散文中的“我”的距离是很近的，近到只有他“这一个”的地步。动“真”格，远离矫情、远离忽悠、远离作秀，恰是夏榆文体自觉的核心。散文以抒写真性情为贵，老生常谈，但绝不能回避，因为它是我们解读夏榆散文的逻辑起点。“我出生在山西大同矿区，在矿区长大到18岁，然后顶替退休的父亲下矿井工作”。如果没有这个生活经历和黑暗的生存体验，夏榆的散文就不可能那么个性鲜明、标新立异，就不可能那么力透纸背、震撼人心，就不可能激活人们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矿工群体的同情之心、关爱之情。有人问，“你小说里的‘我’在少年时期身陷黑暗，我在《黑暗的光线》那一章看到他对黑暗的感受和体验，这跟你自己的少年生活有关系吗？”他的回答是，“那个孩子我很熟悉，我对他的认识就像我对自己的认识，他的感受有可能就是我的感受”。真人、真事、真情的储备，使得他的散文注定难于拷贝、效仿。

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莲花诉风情。我们不妨具体而微地深入解读夏榆的散文，咀嚼他《白天遇见黑暗》这个集子（1），并从中窥探当下散文创作之一斑。

一、散文写什么

写什么、怎么写，是文学讲坛上百讲不厌的话题，《白天遇见黑暗》这个集子在这两个方面都提供了一些有实质性意义的探索。“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白天遇见黑暗》似乎可以证明“写什么并不重要”是一个伪命题。

我们不妨从题材学的角度看夏榆散文的选材策略。他的所有作品包括：2004年7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4万字长篇小说《隐忍的心》；2006年2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访谈集《物质时代的文化真相》；花城出版社于2006年4月出版的19万字散文集《白天遇见黑暗》；2008年1月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女性访谈集《女性知识分子现场》。虽然作品是四部，但完全可以用“三部曲”的眼光来审视它们，“三部曲”的逻辑关联是不言而喻的：《隐忍的心》着眼的是社会的中层，《白天遇见黑暗》涵盖的是社会的底层，《物质时代的文化真相》《女性知识分子现场》涉笔的是社会的上层。

夏榆是有写作野心的，他怀揣着一幅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蓝图，在“写什么”上作了很周密的谋划。他要用笔把社会各阶层一网打尽，他要用颜色把社会各阶层一网打尽，他要用小说、散文、新闻这三大“显文体”将社会各阶层一网打尽。难道不是吗？因此，在他的写作调色板上，他早就把中层

收藏文章

打印文章

关闭本页

发表评论

阅读量[173]

评论数[0]

调成了灰色，因为这些“漂”为本的人生无着落、猫狗的个性无着落，灰色最为合适；他把底层的众生调成了黑色，上班时黑，下班时也黑，前途更是黑压压不知何处是归程；他把上层调成了亮色，他们虽有烦恼，但有知识的男女其烦恼绝对是“幸福的烦恼”。

明乎此，便可以得出结论，夏榆的文体自觉是理性的，他的题材分工之成功，说明他在考量处理“写什么”的问题时，思维是很缜密的。

现把焦点对准他的散文。他的创作到目前为止，最为成功的文体首推散文，散文之所以个性鲜明，首推其散文所负载的信息。这么说不就是“题材决定论”的老调重弹吗？翻开散文史，不难发现，如果按照传统的评价标准，“题材决定论”是有失偏颇的，但处在当下这个信息时代，“信息就是一切”，“题材决定论”又有了新的解读、阐释。换言之，“题材”在信息时代的魅力亟待重新评估，散文的信息完全有可能决定散文的命运。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写什么”其实是很重要的。夏榆也许是洞悉了这种变化的实际存在及其微妙性，所以，他在筛选题材上才那么格外用心。散文集子的一开篇，就用整整一个部分来大写特写黑暗，标新立异到了极致。

异在何处？异在视点下沉。实际上，写矿区生活，并不只是夏榆的独家经营。矿区不是文学的盲点、散文的盲点，从来不是。文学和矿区一直就有很深厚的渊源，比如左拉的小说《萌芽》，劳伦斯的小说《白孔雀》，就都是写矿区的。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矿区小镇的南非作家戈狄默和生活在德国的格拉斯也都有表现矿区生活的文学佳作。中国的当代作家刘庆邦也写过以矿区为题材的中篇小说《神木》。但是，左拉没有在矿区真实地生活过，只是受到矿区生活的震撼而已；劳伦斯小说有矿区习俗、矿区味、绞车声、矿工面孔，表现都很生动，但小说的味道较浓。刘庆邦在矿区生活了九年，在井下真正干的时间却不长，因此他所写的故事，主要还是讲地面上的故事——讲两个生活在矿区的人，靠骗盲流民工到矿场，然后把他们害死在矿井之内来赚钱。

夏榆视点下沉，主要表现在他写了低层矿工这个群落，写了这个群落的共同苦难，写了他们工作、生活环境的黑暗与险恶，写了他们在这些环境面前的悲苦与无奈。他的叙事视角是内视角，不是广大作家所钟情的外视角，然而因为他有真事、真情、真实铺底，所以他又可以把内视角叙事时所易产生的“隔膜感”轻而易举地消解掉。如前所述，夏榆散文是无法拷贝的，为什么呢？就在于其主场景是在黑暗的地底下，而这恰是打着体验生活旗号的作秀作家所退避三舍的，即此种群落的生活无法体验；继之而来的就是外人无法零距离认知他们，故此种群落共同苦难无法为外人解读；地下工作环境外人难于、惮于实地涉足，地面环境又系次要环境，且无论地下地上分分秒秒都有伤、残、亡的幽灵在无情徘徊，帮此种地头不可久留；加之留给矿工们的学习机会、学习精力、学习资源不多，他们的表达力、表达欲弱，致此种苦难无法细说；家人、死神、煤，三点一线，现实生活、精神生活都是黑的，其悲苦与无奈有强烈的宿命色彩，留给文学的空间相当逼仄。

凡此种种，没有吞噬夏榆，没有难住夏榆，反而成就了夏榆。古人说得好，要知人论文。如篇首所强调的那样，夏榆之人与夏榆之散文关联度很高，且系“可遇不可求”之正关联。夏榆正是拔尽了矿区的“地气”才有“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之灵感的。

通过文本细读人们便会发现，具体说来，夏榆写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写了矿区最低层矿工，其二是写了他们与生俱来的苦难，其三是写了他们生存环境的凶险。人、事、境三位一体，共同统一于矿区的日常工作之中。

（一）写低层，夏榆用墨如泼。他写的低层，显然有物理学意义上的低层，工作在地底下动辄成千上万米，一走就是两个钟头，如《白天遇见黑暗》所写的那样；这个低层还是社会的底层，生命没有保障——如《在黑暗中升起黎明》中送饭小孩李小三、《黑暗之歌》的赵松和那四个断气的人、《白天遇见黑暗》中瓦斯爆炸死掉的20余位民工，安全没有保障，卫生没有保障；这个低层还是经济上的低层，天天挖的东西都可以卖钱，但是不少矿工还得再种地，否则食不果腹——“我”的一家就是这个命运（见《我是父亲的儿子》）；这还是一个希望的低层，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只要能活就是万幸，一切听天由命，希望纯属于多余。然而，这也是一个散文写作“富矿区”，被夏榆经历了、拥有了。“这一个”低层，人无我有；“这一个”低层连锁店，夏榆在独家经营。

（二）写苦难，夏榆感同身受。《白天遇见黑暗》这个散文集子，可以说是个苦难大超市，因为苦难的主角、苦难的场景都颇为特殊，于是乎苦难也因此而颇为特殊。只能看四五米远，并且时时记得节约用电——这是视觉的苦难，如《白天遇见黑暗》一文写“我”看到的也只是煤尘浮动；井下要么是单调的水滴声、要么死寂无声、要么是地陷塌裂的声——这是听觉的苦难，如《游走的灯》写到的种种声音；触手所及都是冰冷黑暗的岩层煤层和随时有可能折断的撑木——这是触觉的苦难，如《微暗的火焰》；处处都是发霉潮湿气体和坑道刺鼻的化学气体味——这是嗅觉的苦难，如《白天遇见黑暗》写到那种水的味道；活着干，死了算——这是心灵的苦难。在井下劳作费力掘进，这是第一

层苦难；与死神并肩，离阎罗最近，这是第二层苦难；家人守盼“黑人”归来的惴惴不安，这是第三层苦难，如《在霹雳中奔跑》所描绘的那样；人不死，苦难不竟，而人死又是大苦难。夏榆把苦难写透了、写实了、写全了，正因他感同身受，所以能做到“人有我优”。

（三）写黑暗，写出阴冷、鬼气。《白天遇见黑暗》散文集，共有散文20篇（含序），分为《黑暗的轮转》《尘世的光影》《灵魂之殇》《自由的试金石》四部分，为进一步说明夏榆写黑暗的投入与执著，笔者试从统计学的角度进行文本分析，统计的对象为序和《黑暗的轮转》，其结果是，“黑暗”一词出现的次数（含标题）：

《黑暗的轮转》序（9次），《黑暗之歌》（12次），《白天遇见黑暗》（12次），《悲伤的耳朵》（6次），《黑暗中的阅读与默诵》（16次），《在黑暗中升起黎明》（17次），《1966：红色风暴掠过黑色大地》（5次）。

当然，不能说用“黑暗”这个词的频率高了，写黑暗就写出特色来了，因为，散文写“黑暗”，毕竟不是用“黑暗”造句。但是，夏榆对于“黑暗”的解读、认知和偏爱，是鲜有作家能与之比肩的。如果我们把他的生活一分为二的话，前半部分可说是被动解读“黑暗”，而后半部分则是主动解读“黑暗”——反刍黑暗、咀嚼黑暗、从审丑的角度观照黑暗，就只有他“这一个”。可以说，夏榆是写“黑”社会的老大！

通过写颜色来写众生、写社会、写生存的状态，这是夏榆的写作机智与写作策略，他使黑暗承载了更多功能和意义。

首先，黑暗是物理学意义上的黑暗。矿口是黑暗的，绵长的矿道是黑暗的，工作地点是黑暗的，休息的硐室是黑暗的，工作的对象煤也是黑暗的，下班后爬出井口的人也是黑乎乎的。

其次，黑暗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黑暗。上班的路上是黑的因为天还没透亮，下班的路上也是黑的，因为天差不多擦黑了。上班的人是踩着黑上路、回家的，而呆在家里的人也是提心吊胆，置身地上的光天化日，内心却十分惶悚漆黑。

再者，黑暗是文化学意义上的黑暗。黑暗，它变成了一种宿命，挥之不去。地面是白天时，矿区的主流活动平台是在黑暗的地下，但这些活动的主角钻出地面时，自然界的黑暗就已经来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这个黑色社会里，没有诗情没有画意，遑论制度的阳光。

散文写什么？

写低层，写苦难，写黑暗。写矿山的低层，人无我有，写出“低层连锁店”；写矿工的苦难，人有我优，写成“苦难大超市”；写矿区的黑暗，人优我特，写成“黑暗大本营”。

二、散文怎么写

“写什么”是重要的，“怎么写”仍旧重要。

走进夏榆的散文世界，有关“怎么写”的经验和教训也都俯拾即是。

（一）重叙述议论，是夏榆散文的鲜明特色。他对于叙述的青睐和对于议论的偏好，是不言而喻的，像《黑暗之歌》对于俱乐部、工场的叙述，就颇为从容、畅达；而议论就是他散文的另一种颇为重要的言说方式，整个集子每提及梵高都会有大段大段的议论，他议论的发语词则是“如果”，如《天黑黑》中对于对水水的议论、《黑暗之歌》中对于俱乐部的议论。

夏榆的叙述是成功的，而他的议论则令人不敢苟同。其叙述使得他的散文景深很深，视野开阔，情节发展快速，因此他散文信息量较为丰赡，完全暗合“信息时代”的审美期盼和阅读预期。

而他的议论之所以值得商榷，皆因这些段落每每散发出一些“掉书袋子”的气息，也许作者忽视了这么一个问题：高层读者实际上是不喜欢作者出场说教的，“我的地盘我做主”，如何看待一则信息，如何评价一个现象，他们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逻辑与偏好，他们不喜欢作者代劳；而对于低端读者，作者的议论，他们未必能深受解其中三昧，说不定还会堕入议论的云雾里。也就是说，无论对于哪一层级的读者群，大段的议论，费力不讨好。譬如《在霹雳中奔跑》的这一段，“我的期待落空的时候，我对父亲充满蔑视，我觉得他要么冷漠自私，要么财迷心窍”，在行内人看来，这只不过是“弑父情结、叛逆心理”的简单解释与重复，而对低端读者来说就匪夷所思了，他们很难相信生活中真会有这种逆子，他们对于父爱的解读可能会与作者南辕北辙。

随着文化的普及，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故事时代”的确正在让位于“叙述时代”。看看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吧，节目在叙述完焦点事实后，其点评只是寥寥数语而已，即“谢谢收看”。此种智慧值得当代散文作家深思和借鉴。这应该是散文文体自觉的题中之义。

（二）重爆破解构，是夏榆散文的又一特色。愚以为，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写作思维习惯，因为这种习惯我们已经沿用得太久。爆破如果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那就是可怕的，如果成为作家

的偏好，那也是令人揪心的。夏榆的散文，无须讳言，基本上是以爆破为基调的，如果我们把“证据链”拉长一点，延伸到“三部曲”当中，也是如此。比如在《隐忍的心》当中对于大学及其教育，就是以爆破为主，给人一种大学的课堂、教育、教师都颇为卑微、无聊，对于媒体的爆破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白天遇见黑暗》中，除了那位化学老师外，其他的中学似乎也都属于“不说也罢”之流，至于友情、亲情、爱情、家庭的温情，也都接近冰点，不约而同地弥漫着一种浓浓的失败主义情绪；他的女性访谈录，也大多是用女性来爆破（或直接或间接）：爆破物欲横流的社会，爆破“没有文化的社会”。

有必要厘清一下爆破性思维的来龙去脉习惯。宏观来看，爆破性思维是中国上一个百年历史变革的衍生物，有“案”可查的源头有三个：一个是“五四”文学、一个是苏联文学、一个是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五四”的爆破性有目共睹，“打倒孔家店”“桐城谬种”，爆炸当量之大，可谓空前；苏联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看其实是一种战争文学，要知道区区一个“基辅公国”，不断地膨胀为俄罗斯、前苏联，靠的就是攻城掠地、战争扩张；法国的爆破性思维，从其土生土长的卢浮宫导游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竟然敢面对旷世绝作道出其种种“败笔”与“硬伤”。所以中国人以爆破当下为“己任”就见怪不怪了。

爆破太多，缺少正面的呐喊、劝勉和抚慰是不行的，我们呼唤圣洁的声音来普渡苦难的灵魂，我们期望有灿烂的阳光、昂扬的精神和高贵的理想在场。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是一个建设的时代，需要的是建设性的思维，文学亦莫能外。这是一个国家提升“软实力”的题中之义，也是散文文体自觉的题中之义。

（三）重他山之石，是夏榆散文的一个亮色。此处的“他山之石”就是指散文集子中所提及的外国作家、作品，他们、它们对于夏榆的散文创作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请看统计表，统计对象仍为序和《黑暗的轮转》这一部分，其结果是，提及的外国作家作品次数《黑暗的轮转》序（5次），《黑暗之歌》（4次），《白天遇见黑暗》（12次），《悲伤的耳朵》（12次），《黑暗中的阅读与默诵》（9次），《在黑暗中升起黎明》（3次），《1966：红色风暴掠过黑色大地》（3次）。

如果说，我们对于夏榆落入窠臼、进行爆破写作持批评态度的话，那么，对于他的这种“世界视野”之下的散文创作则是大力褒扬的。因为，它对于提升作者的才、胆、学、识是很有帮助的；它对许多读者也是很有帮助的，通过作品，让他们认识梵高、走近加缪、瞥见萨特、接触马丁·路德·金……；它对作品也是很有帮助的，它使作品信息量加大，思想深度提高。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世界视野，不是作秀，而是当代散文发展的时代机遇，否则闭门造车、妄自尊大，只能是路中筑路、屋下建屋，只能窒息散文创作的生机与活力。杂交有天生的优势，散文创作亦宜铭记。这是散文文体自觉的大实招！

（四）重雅俗并举，是夏榆散文的又一亮色。浅层面看，《白天遇见黑暗》这个集子写的是下里巴人大俗题材，作者有意在其中掺入一些阳春白雪之大雅信息，乃有炫耀的嫌疑，但是，我们觉得这种炫耀是必须的，其功用与“世界视野”相仿，比如集子中就写到了有关音乐的专题、有关经文的专题、有关宗教的专题，这种大俗大雅、大进大出、大起大落的写法，给人的视觉冲击很新鲜、很过瘾。《白天遇见黑暗》因有这种写作理念、信息而愈显斑斓。与此同时，雅俗并举，更是彰显了日常审美化、审美日常化的时代印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世而作。这难道不正是散文的文体自觉的题中之义吗？不正是散文“写什么”的妙招吗？

三、散文如何最优化写作

有句广告词写得很精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于夏榆而言，“更好”也在前面招引着他，对于中国散文创作群体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一）写隽永细节。愚以为，夏榆在这方面的空间最大，因为在他的散文集中，的确少见韵味绵长、百读不厌的细节。肖像细节、动作细节、语言细节、心理细节，都经营得不太成功。我觉得，这一点，余秋雨先生是一个榜样，比如在他的《苏东坡突围》中就有这么一个“热水细节”，可圈可点：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

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人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温度。

有些细节，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机遇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更何况写细节，乃是创作者的“规定动作”，故不可等闲视之。

（二）写人性尊严。在夏榆的笔下，矿区就是一个悲惨世界，它比维克多·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要悲惨得多，说矿区就是一座人间地狱，恐怕与原作也出入不了多少。因此，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少有尊严可言，人性的光芒，道德的守望，良心的抚摸，都荡然无存。这不能不说是夏榆创作的硬伤所在——这是立意的硬伤，也是思想的硬伤，更是认识上的硬伤，这不是上纲上线，而是实话实说。我们甚至觉得，这是夏榆创作的“瓶颈”。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这绝不仅仅只是当代个别作家的软肋。

有时笔者不禁纳闷，夏榆引征了那么多的外国经典作品，难道他就没看过加缪的《鼠疫》？因为《鼠疫》里也有黑色这个夏榆钟爱有加的颜色啊。鼠疫就是黑死病。此病最初症状是腹股沟或腋下的淋巴肿块，然后，胳膊上和大腿上以及身体其他部分会出现青黑色的疱疹，死亡率极高，黑死病由此得名。然而就是在这么一部以之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中，加缪也没有把它写成人间地狱，相反他写出了人类的尊严、人性的光辉。“小说里面的鼠疫完全是人类过去曾经面对……无法幸免的突如其来的各种灾难的象征和缩影。读一读《鼠疫》，一定能够得到精神上的力量和勇气，这是任何口号都无法带给人心的。”（邱华栋语）“《鼠疫》所举荐的是对于灾难的绝不屈膝投降的态度和行动，和人在生活中所能展现的力量。这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魅力，它被鲁迅称作反抗绝望，而被北岛表述为走向冬天。”洪子城先生在重读《鼠疫》之后，也连连感叹。

难道矿区就没有人性的尊严？为什么夏榆就那么眼浅呢？

（三）写生存智慧。萨特说过，存在即合理。矿区的生灵有他的劣根性、有他的假丑恶的一面，但是，他们肯定也有天使的一面。他们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地生于斯、长于斯，肯定有其自成一体的生存智慧和生存哲学，他们的外在世界是一个个春夏秋冬的轮回，他们的内在世界也肯定是一个个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循环往复。他们的守望相助的真情，他们自我调控与自我管理的方法，他们的生老病死的礼仪，他们婚丧嫁娶的热闹，他们在工作中、社会上的博弈理念，都是一门门艺术，的确不应该人为地遮蔽它、看低它、忽略它。

任何一个有灵性的个体与群体，都有其独特的生存智慧，它们是散落在地上的珍珠，作家要用脑、用笔、用眼把它们串起来。

四、写思、史与诗

无论写作何种文体，如果没有思想的附丽，那就是码字游戏、语法练习；而思想则不会是空中楼阁，“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韩愈语），唯有博采众长，博古通今，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才有可能看得更远；有了思与史，那么吐纳风云、评说春秋，就会情志飞扬。

夏榆在这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思，我觉得作者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能源问题的理性思考是苍白的。能源生产尤其是煤矿生产，风险大、工作环境恶劣、报酬低、社会保障不太到位，有目共睹，但这种情形正在得到改善也是不争事实，重要的是，能源生产是中国经济战车的发动机之一，一天也不能停止、懈怠，如果这个至关重要的链条出现问题，后果就不堪设想。2008年雪灾导致的生活危机、社会危机，就说明能源生产的重要性、迫切性、全局性。这是矿区存在的意义，也是矿工工作的意义，绝不能熟视无睹。而要全面解决矿区生产的一系列问题，必须要依靠加大经济投入、提高科学采矿水平、落实安全生产教育、抓紧安全生产管理、出台社会保障制度这些“组合拳”才得以完成。因为作者的“思”未能涵盖到这些问题，所以他笔下的矿区显得黑洞洞、洞洞黑。在他看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显然作家的精神成长问题，文学有无超越性问题，不能置于文体自觉圈子之外。

怎样思？向他思，向死思。不少问题放在文学的台面上，它是无解的，此时就要向其他学科借智慧、借视角，而让自己习惯了的理念、思维方式“死”掉。这样，我们的思想就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比如夏榆散文集中写到“夫妻看黄碟事件”就缺乏深入的人文思考、司法思考。万恶淫为首，如果按照传统的伦理，事件是受到谴责的；而按现代的法理则是无可厚非的：他们是在自己家里看，没有产生负面社会影响；他们的住宅不能随意被搜查；滥用公权必须受到制止。而这恰是

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法律应该捍卫的是这种人之尊严，现代社会应该扩大这种尊严，文学应该为这种尊严呐喊助威。

他的散文史料信息运用很少，这样可以规避掉书袋子的嫌疑，但如果没有史的介绍，视角就会发生摇摆，情感凝聚点也就难于定位。所以，他的散文在读后，很难将观感明晰化，审丑有一点，先锋有一点，民粹也有一点。史学的问题于是变成了文学问题。这在《白天遇见黑暗》集子中较普遍。

有关史学问题还有一个景观值得介绍，文化交流史告诉人们，涡流——对流——合流，文化互动的三个阶段。比照此流程，夏榆创作尚处于涡流阶段，即基本以外国名家名作为主视角的时段，写中国矿区，想的却是外国理念，涡流；之所以要苛求夏榆，说他用史太少，是想要看他的“对流”写作，希望他笔下有“中国流”也有“欧美流”；对于他的“合流”写作，我们希望那将是无法预约的精彩。

情志飞扬，要有漫山遍野的屈艳班香，要有排山倒海的文气文势，要有应接不暇的错彩镂金、绣口锦心，虽说只是形式而已，但这是散文的本色啊。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足资楷模。

有思就有诗，引起疗救的注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就是诗情；有史就有思，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深刻；大手笔、大智慧、大情大爱，才能写就诗史。

散文写作要智商，也要情商。

注释：

- (1) 夏榆：《白天遇见黑暗》，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
- (2) 文池：《在北大听讲座 俄罗斯文化之旅》，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 (3) 江晓原：《科幻：从悲观的未来想象中得到教益》，《解放日报》，2007年10月21日。

【原载】《文艺争鸣》 2008年第4期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研室，19

更多
加盟
信息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法律声明](#) | [招聘英才](#) | [欢迎加盟](#) | [软件下载](#)

永久域名：www.literature.org.cn www.literature.net.cn E-Mail：wenxue@cass.org.cn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